

## 風神

果然

朋友，你認識風，見過風嗎？

它無形無體，無影無蹤，看不見又摸不著，可是它的風貌，它的喜怒哀樂，通過有形的物體，無時不在體現它無形的存在。

搖曳的樹枝，是風對綠葉的微笑。

飄落的敗葉，是風對衰老的歎息。

盛夏酷暑中，我們仰望風的高傲，只能在扇葉的旋轉中乞求風的恩賜。

嚴寒隆冬中，我們畏懼風的冷酷，只能用緊閉的門窗來擋住它的蹂躪。

沒有飄逸的長髮，我們不知風的美麗。

沒有招展的旌旗，我們哪識風的莊嚴。

風車揚出農民豐收的喜悅，風鈴喚醒童年美好的記憶。

風韻透出女人修養的深淺，風度量出男人內涵的高低。

漫天的揚沙是風對綠的煩惱，凋零的白幡是風對死的哀悼。

沸騰的海嘯，讓我們聽到風蕩滌醜的怒吼。

拔地的大樹，讓我們看見風鞭笞惡的震怒！

風，嘲笑牆頭草的堅定，給衝浪者鼓起揚帆的勇氣。

山雨欲來風滿樓，是棄舊迎新的前奏。

風聲鶴唳萬事休，是更新萬物的警示！

大風起兮雲飛揚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

春風送暖百花開，西風凜冽北風寒。

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……

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……

風馳電掣；風雲突變；風起雲湧；風捲殘雲；風吹浪打；風吹草動；風平浪靜……

暖風；柔風；清風。

山風；江風；海風。

微風；大風；狂風。

颱風；颶風；龍捲風……

這多彩的風姿，變幻的風貌，就是風神無形的思想，無體的意志在人世間有形的

展現！

## 田園之秋(節錄)

陳冠學

摘了一整天的番薯蒂。

下午大雨滂沱，霹靂環起，若非蕃薯田在家屋邊，近在咫尺，真要走避不及。低著頭一心一意要把蕃薯蒂趕快摘完，霎時間，天昏地暗，抬頭一看，黑壓壓的，滿天烏雲，盤旋著，自上而下，直要捲到地面。這種情況，在荒野中遇到幾回。只覺滿天無數黑怪，張牙舞爪，盡向地面攫來。四顧無人，又全無遮蔽，大野中，孤伶伶的一個人，不由膽破魂奪。大自然有時很像戲劇，像今天這種大西北雨的序幕前奏，可名為惡魔與妖巫之出世。正當人們籠罩在這樣恐怖的景象中，膽已破魂已奪之際，接著便是閃電纏身，霹靂壓頂，在荒野中的人，此時沒有一個不是被震懾得氣脫姜頓，匍匐不能起的。好在再接著便是大雨滂沱，再看不見滿天張牙舞爪的黑怪，而閃電與霹靂仍肆虐不已，卻多少為雨勢所遮掩，於是匍匐在地的失魂者，便在雨水的不斷澆淋下，漸漸地甦醒，而閃光與雷聲也愈來愈遠，轉眼雨過天青，太陽又探出了雲端，樹葉上、草上閃爍著無邊亮晶晶的水珠，一場大西北雨便這樣過去了。你說這是戲劇不是戲劇？

因為是在家屋附近，又為了趕工，直待到閃電與霹靂左右夾擊，前後合攻，我才逃進屋裡。遇到這樣氣勢萬鈞的大西北雨前奏，誰也不能逞英雄，因為此時在天地之間除了它是英雄之外，不准有第二個人是英雄。此時它是無敵的大主宰，任何人都不能不懾服。牛群在原野上狂奔，羊群在哀哀慘叫，樹木在盡力縮矮，那個敢把手舉得最高，頭伸得最長，定立時被劈殺。

一場為時一小時的大西北雨，到底下了幾公釐的水，雖然沒做過實驗，只覺好像天上的水壩在洩洪似的，是整個倒下來的。每一雨粒，大概最小還有拇指大，像這樣大的雨粒，竹葉笠是要被打穿的，沒有蓑衣遮蔽，一定被打得遍體發紅。但是本地原是山洪沖積成的沙石層，滲水極快，無論多大多長久的雨，縱使雨中行潦川流，雨一停，便全部滲入地下，登時又見灰白色的石灰地質，乾淨清爽，出得門來，走在堅硬的庭面路上，一點兒也不沾泥帶水；這是我酷愛這一帶旱地，而不喜歡外邊水田田莊的理由。

終於雷聲愈來愈遠，電光只在遙遙的天邊橫掃。太陽又出來了，一片清新的空氣、鮮潔的色彩，彷彿聽見了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牧羊人之歌。

## 春

朱自清

盼望著，盼望著，東風來了，春天的腳步近了。

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，欣欣然張開了眼。山朗潤起來了，水長起來了，太陽的臉紅起來了。

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，嫩嫩的，綠綠的。園子裏，田野裏，瞧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。坐著，躺著，打兩個滾，踢幾腳球，賽幾趟跑，捉幾回迷藏。風輕悄悄的，草綿軟軟的。

桃樹、杏樹、梨樹，你不讓我，我不讓你，都開滿了花趕趟兒。紅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。花裏帶著甜味，閉了眼，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、杏兒、梨兒！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，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。野花遍地是：雜樣兒，有名字的，沒名字的，散在草叢裏，像眼睛，像星星，還眨呀眨的。

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，不錯的，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。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，混著青草味，還有各種花的香，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。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，高興起來了，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，唱出宛轉的曲子，與輕風流水應和著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，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。

雨是最尋常的，一下就是三兩天。可別惱，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針，像細絲，密密地斜織著，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。樹葉子卻綠得發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傍晚時候，上燈了，一點點黃暈的光，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。鄉下去，小路上，石橋邊，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；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，披著蓑，戴著笠的。他們的草屋，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著。

天上風箏漸漸多了，地上孩子也多了。城裏鄉下，家家戶戶，老老小小，他們也趕趟兒似的，一個個都出來了。舒活舒活筋骨，抖擻抖擻精神，各做各的一份事去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；剛起頭兒，有的是工夫，有的是希望。

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，從頭到腳都是新的，它生長著。

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著，走著。

春天像健壯的青年，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，他領著我們上前去。

## 讓生命是一場豐收

人生在世，藉由不斷的學習，終於由幼稚邁向了圓熟，我們的胸懷將更為寬闊，多有包容。

我有個朋友抱著「終身學習」的態度，孜孜矻矻，勤勉不息。每回我打電話給她，她經常不在家，總聽說她去學攝影，要不，就是在動物園當義工，或是學古箏、畫畫、寫字……在踏出校門的十多年以後，經由不停地學習，終於使她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人。近來，她又愛上了「自助旅行」，四處雲遊，見多識廣，更使她兼具了感性和理性之美。即使是裹在素樸簡淨的衣裳裏，依然散發著自信的丰采，讓人們的眼光捨不得遠離。

大家都說，她愈來愈迷人了呢。實情也是如此。

可是，我們也知道，有太多的人因循怠惰，不肯認真經營自己。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，也不會有勞而不獲的事。當你付出了大量的心力，其成果也必然相當可觀。但，你不能在沒有耕耘之前，便開始計算著收成。如果想要豐收，便唯有先辛勤工作。

寂寞的靈魂是源於對生命的茫然，因著欠缺理想而不知所從。其實，最適切的做法便是學習。不論為學或做人，我們都不可能是完善的，有待修正的地方很多，所以，我們更應懷著謙卑的心，敬謹地學習，讓自己在各方面都日有進境。

學習帶給了我們成長，使我們由無知而有知，由愚昧而清明。我們逐漸成為有智慧的人，知所先後，亦知取捨，坦然而無懼。我們的心像一片廣漠的海洋，包容得愈多，也愈顯得富厚。

原來，生命能否成為一場豐收，只在於為與不為而已。

你呢？你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人生？也但願在暮色即將掩至，終點已然在望時，當你檢視生命的行囊，你能擁有豐美的收穫，那麼，這樣的一場人生之旅也才算沒有虛度。

## 小著自己的小

蕭蕭

車子走在仰德大道上，我們很清楚我們仍然在一個城市裡：路直直而上，好像要去瞻望古聖先賢，孔丘與顏回，車子匆匆急急，好像逆向而分明的兩條水，涇與渭。這是一個大都城才有的寬闊，大都城才有的流水。

等到車子轉入巴拉卡公路，我們才敢於卸下屬於大都城才有的慌急與污穢。步行進入蝴蝶花廊時，白雲在面天山那邊，有時像一條圍巾，隨意圍著瀟灑與寧謐；有時又散成如蘭的氣，不知道在誰的口中吞吞吐吐來來去去；有時一揮（也不知道是誰那麼一揮），又成一幅紗縵，把人語與蛙鳴隔離，把此刻與過去隔離，把聽覺與視覺隔離；我們終於確信：人也不過是山中會動的草木而已，煙嵐不怕你，蟾蜍不怕你，橫空而來的樹枝當然也不怕你。

我們向夜色走去，夜色又從後面緊追不停。

我們舉起手電筒向黑夜要一個直筒的洞，黑夜卻給我們許多不規則的驚喜。在黑夜裡的大屯山，我們的眼睛不一定看得更多，可是，我們的心卻彷彿更開闊，彷彿可以感知蟲為什麼而吟，雲為什麼而起，心為什麼想靠近天邊的那顆星。

對於山與夜，多少我們都有一些敬畏的心，在黑夜裏的大屯山，我們小心地踩踏，小心地喧嘩，惟恐驚擾了夜之神、山之靈。

忽然，有人驚叫：

「螢火蟲！」「在那，在那！」

「在哪？」

「啊！我看到了，綠光耶！」

巨大的大屯山，無邊的寂，卻因為兩隻小小螢火蟲，又活了起來，大家爭著靠近螢火蟲，追索綠光，十二歲的孩子說他第一次看到螢火蟲，「真的提燈籠耶！」這樣的興奮，令人心疼。

偉人一樣，宏壯的大屯，篤定、深沉，卻因為小小的螢火蟲而有了不同的生氣，不同的靈魂。小小螢火蟲，讓我們一群夜遊的大人、小孩一路喧嘩到二子坪，抬頭一望，疏疏落落十幾顆星，還以為是螢火蟲飛上了天，在那兒眨巴眨巴地眨著眼睛。

小小螢火蟲不也帶來了大屯山所不能釀造的歡欣？

小小螢火蟲，小著自己的小，所以亮著自己的亮，神著自己的神。

## 不要讓籃子空著

趙雲

沙灘上撒滿了閃亮的貝殼，像是掉了一地的繁星。

那孩子撿起一個貝殼看看，隨手就把它丟棄。他已經尋找了一個下午，始終沒有找到他心目中那最美麗，最稀罕的貝殼。

夕陽把海和天渲染成一片深深的紫。他的友伴們快樂的哼著歌兒，提著滿滿一籃子的貝殼。只有他仍孤獨地拖著長長的影子，在海灘上茫然地找尋。海浪喧嘩的捲上來，洗去了他印在沙上的小小足跡，他手中的籃子仍然空著。

這是小時候聽到過的故事，已記不清孩子們撿拾的到底是貝殼還是別的。但這故事蘊含的哲理卻常常使我深思。那孩子心目中最美麗、最稀罕的貝殼，象徵著人們心中一個懸空的目標。在人生的海灘上，晶瑩璀璨的貝殼散布在我們的四周。然而，當我們被那唯一的、懸空的目標所眩惑，我們將如那孩子一樣，無視於海灘上閃亮如繁星的貝殼，也失去了撿拾貝殼過程中的樂趣。

當別人快樂的哼著生命之歌，提著充實的籃子走向歸途時，那一心嚮往著要找到最完美貝殼的人，將悵惘地提著空的籃子，拖著長長的身影，在夕陽中孤獨地尋找。

心理學家艾利克森在他的人格發展學說中，認為人們在五十歲左右，將會回首檢視已走過的人生，如果在過去的發展階段得不到滿足，他將對這一生感到失望，往前看去，已經時不我予，頗有不堪回首的意味了。從其他方面來看也是如此，散布在我們四周的貝殼也許不是最完美，最珍貴的，但它們是實在的。經過了細細的挑選，撿起來，在海水中把它洗得閃閃發亮，然後輕輕地放進籃子，一點一點的裝滿，內心的愉悅和滿足也隨著一點一點的升起。

假如一心一意，只想著要找到「最完美」的貝殼，等到夕陽西下，海浪沖去了印在沙灘上的足跡，回首檢視手中的籃子，也許會失望地發現籃子仍然空著。